

父亲，在路上

■董素芝



3 年前盼春盼得有点苦，头年的夏似乎没有过渡就入了冬，而来年却一直盼不到开放的迎春，被长冬侵袭的我，忽然有种莫名的绝望，觉得自己几十年的温情世界被打破了，一个个傍晚，我跟着三楼的电脑一遍一遍哼唱着郑智化的《老么的故事》，心情黯然地无法自遣。

一天早上，我心血来潮在电脑上写下一段铭之为《温情》的“心情日记”：当我无意写下这个日期，意外发现，按阳历这一天应是我的生日，犹如一个重大发现，我醒了，觉得世界应该有所改变了。

温情世界真的没有了，与其说是朋友打破的，毋宁说是我自己打破的，我不再为它背负沉重，我不愿为它沉重而活，而且我发现这个世界也不需要我这样活着。

毋庸置疑，我是个喜欢温情的人，从小就是，喜欢为它哭为它笑，为它付出得一直很苦。

两天后，我阴历生日的那天凌晨，父亲突发脑溢血，从此再也没有醒来。

父亲去了。和冥冥中的暗示一样，世界真的有所改变了。

—

父亲没有儿子，我是老么，是姊妹四人中最小的一个。

3 个月前，父亲刚过 80 岁生日。就在那年的年首年尾，9 年没骑过车的父亲却执意要买脚踏三轮车。先是母亲阻拦，后是二姐相劝，但手脚已不灵活的父亲孩子般地缠上了三轮车，他一趟一趟地推着老年车沿着街上的店铺看车，问价钱，看得我们心里发慌。妈和二姐一次又一次劝，劝得多了，爸说：“我认准这个事了。”劝急了，爸又高声说：“反正我得买。”

从前年到年后，关于车的争论一直没停，我并没有加入劝的阵营。因为身为老么的我，从未对家里的事指手画脚过，也没熬到可以指挥父亲的资格。况且，爸认准的事，从不牵扯别人或要别人拿主意，买三轮车这样的小事，爸又岂能不随自己的心愿。

正月十四那天，妈扯着嗓子在一楼喊我，下来后，妈焦急地说，你看咋办？你爸非买三轮车不行，怎么也拦不住，出去买车了。看着变调的妈妈，我来不及多想，赶快骑车出门撵，骑到北城门的城墙口才发现坐在老年车上歇息的父亲。

我把自行车扎在父亲对面，装着不在意的样子问爸咋在这儿坐着，父亲指着北边不远处说，想去那里买三轮车。我说，这车挺沉的，买它干啥？

爸不自然地笑笑，说：“走不远。”“走不远”三个字刺得我生疼，我知道我劝不了父亲。

父亲称得上严父，一生都很有自己的原则。对父亲，我一直是仰视的。

其实，姊妹四人中，我最像父亲，有些“小资”。说爸小资，或许会惹得身边的人发笑。父亲不修边幅，衣服对他来说从来都是负担，当了几十年的国家干部，邋遢得仍像个农民。姐姐们啥时给他买衣服，他都理直气壮地理论：“要那么多衣服干嘛，还要当衣

服的保管员，人不能成为衣服的奴隶。”

爸是独立惯了的。年轻时他一个人在乡下待了差不多 20 年，很少麻烦人，即便是女儿。他的衣服穿来穿去总不下身，要二姐命令着他才换。70 岁以后，衣服跟他更没关系了，有时脏兮兮的让亲朋看不下，觉得爸没人照料。去世前两个月，二姐的同事在街上碰到爸，说爸的衣服满是浮土，看上去很脏。二姐回到家，一边用力拍打着爸的衣服，一边埋怨爸的固执：叫你换衣服咋就不换哩。爸笑着，孩子般转着身任二姐拍打，然后仍是推着老年车上街。

爸去世后，家人都很无语。一套套不曾拆封的衣服在他衣柜里放着，三楼的一个纸箱里，是满满一箱未穿的鞋子。

说爸小资，是因为爸是个喜欢书追求“道”的人。他买书、藏书、读书，至老从未间断。记得自己小时候，每到夏天，在乡下工作的父亲回家时，总要把自己的宝贝书拿出来晾晒。这些贸然暴晒在阳光下的书在我心里很神秘，父亲在我心里也很神秘。稍大后我才知道那些书多是古典的历史的，尤其是演义系列的，很全，而且爸不知什么时候还用线订了一遍，成为名符其实的“线装书”。

1979 年回城后，父亲的书更多了。因去了文化部门，爸多了文物古建、风水奇门遁术之类的书，还收藏有《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和各类古汉语字典，以及当时正流行的《彭德怀传》、《许世友传》等人物传记。爸退休后，气功的、养生的、花草虫鱼的书都一股脑涌进来了，五花八门。为解决书的存放问题，爸退休后，买了角铁在街头的电焊处让人焊了两米高两米多宽的书架。爸在书的世界里写写算算，终日忙活着。

父亲不仅追求“道”，更看重“术”。父亲是典型的小农经济者，退休后，他并不是躲在书斋里的主儿，除了做饭包给妈外，家中所有的活儿父亲都干。他收拾水电，支锅，修理自行车、缝纫机，还有垒墙、和泥、锯树什么的，爸样样皆能，忙完后就钻到他的书房里写写算算。爸在一本本笔记本和活页纸上记着当日的开支，做了什么事，当天的天气什么样。除了木工，爸样样皆通。

退休在家，爸在我家的小院里不停地规划，东盖一间房，西盖一间房，鸡窝换鸭窝。今天种棵葡萄，明天种棵枣树，后天又种棵无花果，然后，他又弄来柿子树、花椒树、樱桃树，一到秋天，我都能提着自家的石榴、枣子、柿子送朋友。而且，爸在他住的那间瓦房顶上用木板搭起阁楼，再弄个梯子上去，他把被子和闲置的东西都放上去。爸在忙碌中乐此不疲。

爸的手脚特利索。2000 年年初，刚从《周口日报》被“遣送”回淮阳的我百无聊赖，便盯上了房子。女儿渐渐大了，住在娘家的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个房间里已无法满足。而此时，爸妈已年近古稀，抬脚走人更不现实。姊妹中，大姐、三姐在外地，二姐家在不远处。每到过年，大姐、三姐带着孩子回来，家中拥挤不堪。因此盖房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肩上。在我心里，盖个大房子让姐姐们回家过年是我的一大心愿。于是，我从周口回来后便找人设计图纸。爸看到我们有盖房的打算非常高兴。爸多年来参与太昊陵和其他古建筑的维修，建筑是爸晚年的强项。正月初五爸看了图纸，两天后就提醒我：“要盖你们早点儿盖，趁我还能帮你们。”

在爸的鼓励下，租房、找房、进料搭棚，10 天后（正月十六）我家轰轰烈烈的拆房盖房就开始了。盖房前，爸还爬上厨房锯棟树，前院的义华哥看见后，跑到我家要爸下来，说，三叔那么大了，不能再干这样的活儿了。可爸坐在房檐上锯树的感觉悠然自得。记得前几年太昊陵二殿整修，爸任监理，还不时爬上十几米高的脚手架探视，让下面的年轻人看得心颤。可这对爸来说似乎不算事儿。

爸的皮实更让人叹服，小病小灾对他来说基本都算不上什么事。记得 1986 年家中第一次盖房子，爸的腿不小心被镢头碰了很大一块，鲜血直冒，我们都劝他去医院包扎，爸说不用。止住血后，他天天用酒精擦擦。天热，我们怕发炎再劝他去医院，他说，病在我身上，我还能不清楚！这样，爸一直扛到腿上的伤自己长好。可能因为爸在乡下卫生院呆过几年，对一些小毛病自己就能处理。爸的医药书也很多，为研究中医，他还买了一套“中医自学丛书”来读，甚至还学针灸，买来银针自己练。退休后，爸经常看着偏方自己调养。他骑车到处跑着招绞股蓝、银杏叶子，调整脑血管方面的症状，自己买来枸杞、人参、山楂、当归等各种各样的中药，泡茶、泡药酒。在我记忆里，父亲从没过生过病，多少年都健康、阳刚地生活。

自行车算得上是爸的最爱了。2001 年，盖好房子的第二年夏天，妈说捂酱豆，爸骑车跑到城东 30 多里的大连乡董庙附近割黄蒿。妈说黄蒿长得很深，挖起来很费劲。出透了汗的父亲回来时路过东湖又歇息着洗了把脸，第二天就得了面部神经麻痹，从此，自视年轻的父亲身体一落千丈。他到处跑着治病，到开封、郑州，但始终未能改变面部表情僵硬，而且走路愈来愈抬不起脚，步履迟缓的父亲渐渐远离了自行车。此后，父亲的精神再没好起来。

（待续）

诗歌

爆米花

■轩志伟

在深秋 在暮冬
在乡村的路口 在城市的角落
那个爆米花的制造商
一脸沧桑的老者
拉风箱的手
挥霍孤单 积聚力量
明白的人都看得出
手点燃风
风点燃火
火点燃热情
热情点燃玉米
糊涂的人虽然糊涂
也听得见那一声炸响
还有那掩身而过的鄙夷
那些好男儿 妙女郎
那些低腰裤 高跟鞋
那些粉妆玉砌的脸
那些露脐的铁壁铜墙
都挡不住
我爱的爆米花
和
我儿子爱的爆米花
次第开放

没有雪的冬天

■王雪奇

没有雪的冬天
真让人遗憾
就像，只有花园
而里面没有盛开的牡丹
苍茫的大地上
给人一种寂寞与严寒
风儿站在树梢
不停地向四周观看
盼望看它的舞伴
好共同登台表演
孩子们站在村头
不停地仰望蓝天
盼望着那段
应该属于他们的快乐场面
没有雪的冬天
麦子失去了棉被
在寒冷里打着冷战
与寒流挑战
没有雪的冬天
村庄失去厚重
显得有些孤单
没有雪的冬天
梅花更加遗憾
就像一位美女
没有如意郎君陪伴
没有雪的冬天
天地迷茫
枯草成片
故乡的小河岸
也失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饭 场

■付 仙

知道饭场这个词的人，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豫东人，二是要上了年纪。

饭场，顾名思义，就是村民们集中吃饭的场地，早在豫东一带十分流行。它起于春，盛于夏，兴于秋，收于冬，只要不是刮大风下大雨，一年四季，这种饭场都是适宜的。

饭场的形成，不是太讲究，路口河沿都可以，但要有几棵遮日避雨的大树。一个村子小场子不少，但人气旺的大场子不多。离我家最近的饭场是一个大场子，设在一条小河的两岸，能容得下几十号人沿河对坐。

那时候，尽管没钟表，但是各家女人做

饭的时间也差不了多少。只要有一家做好了饭，其他家的男人都催命鬼似地叫喊：“咋弄哩？恁慢！”生怕赶不上饭场。小孩子也在一边加劲儿：“就是，都饿死了！”

饭场里没桌没凳，男人就将一只布鞋脱下垫在屁股底下，随便找个平整的地方放好碗，单等着接人家的话把子。比如，有人刚说“听说周庄死个猪”，其实他也是“听说”而已，但很快就有人搭上腔：真哩，还是母猪！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很快就将这个道听途说定位于周庄确实死个猪，而且是头难产死的母猪，生出来五个，留肚里仁。

这种不着边际的话题也是饭场的主题，

主题形式宽泛，内容繁杂，大家海阔天空，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扯到哪儿，直到女人前来讨碗，才算打住。

能端到饭场的饭，一般都是家常便饭，小孩子不稀罕。一位外地回来的老叔，不懂规矩——家里炖肉，他竟然也端了出来，很快被几个望眼欲穿的孩子分个精光。这故事被我母亲警示好多年，以至于家里吃肉，我们全家都是闭门不出的。

如今，饭局取代了饭场，电动桌，靠背椅，器皿洁净，灯光流溢，肉可以随便吃，酒可以尽情喝，但总找不到当年饭场那种自由自在和流连忘返的乡情。